

半日闲

银发乐

话美食

## 我的那些签赠本

□邵玉田

我书房里的藏书,相当一部分是友人的文集,而且本本都是作者亲笔签了名的签赠本。

这些签赠本,是在我退休后写作二十年内收到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除了一部分本地作者,亲自登门将书送到我手上,其中绝大多数,是在北京散文年会、省市作协活动以及一次次笔会的现场,当面赠送,或是会后通过邮寄快递过来的。千里迢迢,跨越千山万水;漫长岁月,日渐“聚沙成塔”,就像郑燮的《咏雪》:“一片两片三四片,五六七八九十片……”但恰恰不是那个“飞入梅花都不见”,如今整整齐齐摆放在我家中的书柜里,已累积了数百本之多。

退休养老,居室总共才七十来平方米,然而,有了这些签赠本,丝毫不觉得简陋憋屈。这些签赠本,既有文学类: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剧本等个人文集,也有书法、国画、摄影、收藏等诸多艺术类的作品专集。这些签赠本,聚集在一起,像一片安宁的湖。所谓“静水成像才清晰。”当我静坐“湖畔”,就想起了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:“长烟一空,皓月千里,浮光跃金,静影沉璧……”

癸卯兔年,早春二月,生命生长和思想酝酿的时节,我正襟危坐,捧着签赠本之其一,摩挲在手,若吟若哦,此呼彼应,心生感慨。这一刻,我就像与一位作者朋友在面对面地交流,伴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,那种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的意境,让我犹如捕捉到了春的讯息,继而张开双臂,去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其实,用签赠本的阅读,打开“春天的序曲”。这样的生活习惯,已经坚持了许多年。

幽微精妙,秘响旁通。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,一个安静无言的观察者;不问收获,只问耕耘。我和作者,心有灵犀,都在这些签赠本的每一页的文字中隐藏着;我虽未敢自许,倒是心怀敬重。一篇篇作品,五光十色,我一读再读都难以穷尽其趣。

这些签赠本,文字真诚而质朴,写透生活的纷纭复杂与人物的多样性格,书中有对旧人旧事的回忆、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赏析,以及日常生活中、旅游途中的所见所感。作者娓娓道来,用平凡且温暖的文字将生活琐事和绵长回忆,烙在了纸上,让我们感受到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。或许书中没有大道理,菜花一样的小文章,同样会让身边的光阴,有了自己想要的回答。

理解一篇好的作品,并非就是一次性完成。我在阅读的过程中,逐渐认识自己,成为自己,对于文学又多了一份深情的挚爱,从而坚定了未来的目标与方向,追随着召唤,在不断地漫游和追寻中进行心灵的历练与提升。

之前,总觉得生活太笨太累了。之后,喜欢上文学,才体会到:不慌不忙的叙述,安安静静写作,像挑夫用泥泞凝结的布鞋,踩出了一条曲里拐弯的故事线,万千曲折方可汇成心灵的史诗。

我的那些签赠本告诉我:我愿意只做一名窗子里外的观察与记录者,让留在文字里的芬芳永远盛放。

## “虚度”一日

□汪树明

平日,在机关上班的我,整天的时间被各种零散的工作弄得支离破碎。或埋头于繁缛枯燥的文字,或忙于应付各类检查的表格、档案,或参加各类无关紧要的会议、培训……码字、看书、追剧,只能放在晚上。

而今天,所有的时间属于我,我要放下工作、放下码字,好好地睡个懒觉,做些家务,然后骑上单车,去城外赏花、拍照,会会久未见面的朋友,喝个小酒,怎么喜欢怎么过。

今天不用急急忙忙起床,匆匆忙忙吃饭,我要把昨晚熬夜追剧欠下的觉补回来,与温暖的被窝再缠绵一会。我慵懒地躺着,翻看着手机中的文章,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微友聊着天。

我要做半日模范丈夫。

趁妻子不在家,我要把地扫一遍,再用拖把拖两遍。房间不大,连扫带拖,半个多小时搞定,地面光亮照人,桌椅摆放整齐。年龄大了,孩子一个个独立出去了,连头发也“嫌弃”我们来了,不愿待在头上了,一根根发丝悄无声息地跑到地上了,扫帚上粘了不少。

我要把楼顶的太阳能修好。

修理是我一大乐趣。太阳能漏水,休息了一冬,春天也该让它重新上岗了。通往楼顶有个天窗,连接天窗的是架粗陋的木梯,可离窗口还有三尺多距离。我脚踏到上面的第二格,就得转过身,先用手攀住窗口两壁,稳住身体,再用头顶移开天窗盖,两只手抓住窗沿,两腿撑住窗壁,将屁股上移到窗口沿,方可上得楼顶。虽然爬梯上顶危险,我却乐此不疲,可以顺便登高望远,一览小城。

做完这两件事,小半天时间也被消耗了。

下午干什么?当然是骑行、赏春、拍照,这是我的爱好。骑行,我喜欢独来独往,不受约束,想去哪就去哪,或快或慢,或行或停,自由而随意,诗意而浪漫。沿着河边悠悠地晃去,见到岸上柳、河中鸭,如诗如画,就停下摄入镜头。一路骑行,惊喜地发现河边有棵栽在花池里的小桃树,被修剪得矮矮的,开满了白色的花,飘枝遒劲,旁逸斜出,似一个放大的盆景,独立门前,如门童般迎候着过往的行人。那白色的花在主人家黄色的墙面映衬下,特别的显眼。让我怦然心动,停下来,举起手机,围着桃树,“咔嚓咔嚓”连拍了许多。

看看时间还早,想起老同学的多次邀约,无心留恋一路春景,朝着老同学家快速蹬去。老同学育有两女一男,女儿均已出嫁,儿子高校毕业,如今,自己办公司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几年前,儿子为他们夫妻在县城高档小区买了房,装修停当动员他们夫妻搬进养老,可他死活不去,说在乡下自在。

远远地看他低着头,坐在门口晒太阳。到他眼前,我叫一声他的名字,他先是一愣,后惊喜地站起身:“是你啊,快,快,进屋坐。”“你不早约我来喝酒的吗?有啥好酒?”“有,有,好酒随你选。”进屋后,我见他一人,便问:“弟妹呢?”“她啊,去大女儿家了,带外孙女了。”“那你怎么不去。”“亲家公要我们老两口一起去,还开我工资呢,我才不去呢。”“为啥?”一人在家多好,串串门、聊聊天,看看庄稼,到那,那鸽子,还不把我闷坏了。说着,自己先笑了起来。“今晚你就别走了,就我哥俩,来个一醉方休。”

我俩边喝边叙,都已微醺,然谈兴甚浓,直到月上中天,方才驻杯。

睡前,我打开手机,在记事簿中写下:“偷得浮生半日闲,心情半佛半神仙”。

## 猪肉泡烧饼

□吴寒月

年前的一天,80多岁的老母亲来电,让我争取回老家过年。很巧,姐姐当天也给我来电,并说老母亲从街上专门买了不少烧饼。听到这里,我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家里的猪肉泡烧饼。

猪肉泡烧饼,不像羊肉泡馍那么有名气,更不像羊肉泡馍那么富有西部地区饮食文化气息。这样的做法,充其量是我们家特有的做法。就是这么一个特有做法,却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从我记事起,我家就有猪肉泡烧饼这个做法。每年冬天,父母都会买上不少猪肉,主要是蹄膀肉,放在锅里熬,直到把肉熬烂,把汤熬稠,然后盛放于很大的缸里,放置于靠北的窗口。寒冷的北风吹过来,熬熟的猪肉汤很快就会进入速冻模式,即使不用冰箱,放个十天半个月也不会有问题。

与买肉熬制同步的,是买些烧饼。老家的烧饼,不同于大城市里的大饼。现在城市里的大饼,基本都是烤箱烤出来的,有甜的也有咸的,有嚼劲的并不多。老家的烧饼,基本都是烤炉里烤出来的。做烧饼的师傅将揉搓过的面团压扁,然后用手将其拍进红彤彤的炉壁,大概等上十来分钟,师傅戴上手套,快速地将饼取出来,烧饼就做成了。老家的烧饼,多数都是淡的,原汁原味的面粉味,香喷喷,很有嚼劲。我们家每次买来烧饼,都会将烧饼切成一块一块,名称也叫饼干。冬天里做成的饼干,太阳晒上几次,不用放进冰箱,在靠北的窗口放上十天半个月也不会坏。

猪肉泡烧饼,一般都是冬天的早晨吃。每天早晨,父母从猪肉缸里盛出不少蹄膀肉及已经黏稠的肉汤,放到锅里加热,待烧开的时候,再放进已经备好的饼干,盖上锅盖,烧一会儿再闷一会儿,猪肉泡烧饼就做成了。这时的厨房,已经是香喷喷的了。盛到碗里的猪肉泡烧饼,如果再撒上点大蒜花,那味道简直是人间一绝。虽然这么多年来也品尝过不少美味佳肴,但与家里的猪肉泡烧饼相比,感觉还是逊色不少。

从小到大,每逢冬天,特别是春节前后,我都会吃上美味的猪肉泡烧饼。这一特色做法,无论是在学校,还是在工作单位,抑或是在饭店就餐,我都从未见过。渐渐地,猪肉泡烧饼就成为我对老家美好的回忆。前几年,父亲离开了我们,但家里这一传统做法从未改变,每次携夫人、小孩返乡过年,都会吃上老母亲做的猪肉泡烧饼。

现在已是春暖花开,但我已对来年返乡充满着期待,对吃上猪肉泡烧饼充满着向往。